



溫瑞安四大名捕斗僵尸系列之二

斗 妖 記

（香港）溫瑞安 著





溫瑞安四大名捕斗僵屍系列之二

平妖記

(香港) 溫瑞安 著

【四大名捕斗僵尸】

第三部

鬼

笑

门

本書特別紀念句

吳宇森相交之誼

相助之義。

吳宇森

001031

鬼关门

第一章 谁关门？

1. 刚才的风真大

“砰”！

突然之间，门给大力关上！

一下子，客栈里，罗白乃、何梵、叶告、言宁宁、李菁菁都为之愕然，霍然回身。

“谁关的门！？”

罗白乃吼了起来，涨红了脸，很愤怒的样子。

其实，他是给吓着了。

唬了老大的一下。

由于他给吓得几乎跳了起来，现在只好虎吼吼的表达愤怒，仿佛，怒愤和惊恐的样子有时亦非常近似，这样就可以掩饰刚才的失态。

不过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因为大家都吓了一跳，脸上都惊疑不定。

没有给吓着的，也不会给他诓住。

没有给吓住的，起码有两个人：

一个是张切切。

——好像是有肥大舌头的人，就有颗大胆，不易给吓



四大名捕系列

倒。

一个是铁布衫。

——他浑身的伤都渗着血，而且发出恶臭，但他惟一直没有受伤的好像就是胆子。

张切切看了看突然关上的门，又瞄了瞄脸青唇白的大伙儿，再望了望铁布衫，居然似笑非笑地说：“我没有关门，你呢？”

铁布衫仍是没有说话。

他只摇首。

一摇，就摇出了发脓伤口的恶臭。

而且，有些裹伤布或许没裹紧，还给摇出脱线布条来。

大家都别过脸去，不想看到他的伤口：光是闻已够恶心，看了只怕晚饭都食不下咽了。

张切切耸了耸肩，道：“那只有是鬼关门了。”

不说还好。

一说，大家都脸色大变。

这时候，除了孙绮梦，就是何文田不在现场。

杜小月想要洗澡。

这里的女子，可都不像罗白乃，不爱冲凉。

杜小月要去浴洗，她胆怯，何文田在情在理，为安全为壮胆，都应该上去陪她。他现在就先上楼去为她调浴洗用的清水，刚刚提了两桶水上了楼。

孙绮梦则上了楼——她到楼上去干什么？谁也没敢去问。

她是这儿的老板。

鬼关门

——老板做的事，可用得着“伙计”来管！

就算问，也轮不着楼下这干人来问。

能问的人，偏又不在现场：譬如无情、聂青、习玫红。

客人总比较好说话，而成了名的客人，说的话总比较有分量。

罗白乃有点讪讪然的，杜小月、何梵、言宁宁、李菁菁全又不知如何是好的望向他，他就更六神无主了，只好说：“刚才……的风真大。”

叶告说：“是的是的。风真大。”

言宁宁道：“刚才哪有什么风？”

张切切道：“有，只怕也是鬼吹风。”

她又来了。

杜小月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她的语音有点像哀告。

何梵忽发奇想：“我们要不要上香拜一拜它？”

“三剑一刀僮”中，要算他最信鬼神。

叶告说：“连是神是鬼都搞不清楚，拜个什么名目嘛！”

张切切道：“出去看看，不就清楚谁关门了么？”

她这句话似乎有点不怀好意。

叶告怂恿的道：“对呀对呀，出去看看嘛。”

罗白乃没好气地说：“那你去吧！”

叶告道：“我要照顾老鱼。我要是出了事，他怎么办？他要是出了事，公子可骂死我了！”

叶告其实并不怕鬼，“四僮”中最不信邪的就是他。

但他这个人一向容易附和人，胆气也不算太大，能够



四大名捕系列

不领先做事，他从不争先。

一般人错以为胆大的人就一定不怕鬼，其实有很多人够胆子杀人放火冒险，但却还是怕鬼畏神的。一般人也错以为脾气火爆的人也一定胆大，其实，脾气臭的人动辄发怒，但易怒的人也不见得便大胆勇敢。

叶告就是一例。不过，他爱附和的是外人，对同门师兄弟，他倒老爱争辩不休，驳到底。当然，给人迫急了，麻烦已扛上了，他也会迫出豪气勇色来的。

张切切望向何梵。

何梵胆小。

他连忙引用前例，抗声道：“我要照顾小余。”

现在，张切切、何梵、叶告都望向铁布衫。

这里的男性不多，做这种事，总不好支派女的出去干。

铁布衫守在杜小月床前，纹风不动，看来，谁也请他不动。大家便一个又一个的转睛望向罗白乃，好像他就是一个真命天子似的。

罗白乃只觉鼻头发痒：“依我看嘛，就算是鬼吹了风，也只是把它自己关在门外。我们人在里边，它在门外，它有它的天地，我们有我们的世界，人有份，鬼有归，如此刚刚好，大家互不侵犯，我们又不想拜见它那张鬼脸，又何必开门去找鬼麻烦呢！”

他总有一番道理。

张切切嘿嘿冷笑。

罗白乃怕大家再叫他开门捉鬼，连忙转了个话题：“如果外面有鬼，它没有进来，我们就不必管它。要是外

鬼关门

边不是鬼，我们更何必理他！所谓：人不犯鬼，鬼不犯人。不如，我们转个有趣的话题，让大家动动脑筋，猜估一下。”

李菁菁倒有兴致：“是什么有趣话题儿？”

罗白乃笑嘻嘻地道：“我们大家来猜一猜：外面的人是人是鬼？绮梦客栈发生了那么多怪事，跟疑神峰上闹鬼，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鬼还会出现，它下一次，会在哪里出现？用什么形貌出现？又在洗澡？还是磨刀？抑或又是闹得酷似孙老板的娘亲，在这儿晃过来，又晃过去？……它到底为什么要化身为孙老板的娘亲呢？它会不会真的是孙老板的娘！”

他的话没说完，已嘘声四起，反应不一——但肯定热烈。

本来好奇的李菁菁，第一个苦着脸：“我才不……猜鬼，有什么好猜的！”

言宁宁也抗声道：“我们再也不要谈鬼了，好不好！”

何梵也反对最烈：“这儿还不够阴森恐怖吗？还要谈玄说鬼，我看不好吧！”

大家都七嘴八舌，无非都想避开“鬼”这话题。杜小月的身子更瑟缩了一下，快全都缩入被窝里去了，只一对水灵灵、乌溜溜的眼珠，露在外边。叶告哼哼唧唧地道：“鬼有什么可怕……说说也无妨，谈鬼色变，胆子忒也太小了吧！”他无疑要充大人，更显示勇色豪气。

罗白乃看大家不想谈鬼，有点下不了台，只好先硬个头皮来个“引子”：“讲鬼故事决不是坏事，总好过真的撞鬼！”



四大名捕系列

谈到“撞鬼”，大家都变了脸色，为之噤声。

“也许，多谈些鬼话鬼事，讲着讲着习惯了，也就不那么怕鬼了呢！”罗白乃试图争取大家支持他讲鬼，“你别空口讲鬼话，没意思，我们不妨猜测一下，下次鬼在哪儿冒出来，最吓人的方式是什么。一旦讲开来了，心里有了防卫，万一鬼真的用这种形态显现，也许，就不那么恐怖了，那可是大大的好事哪！可不是吗？”

他可越说越来劲，发挥他丰富的想像力：“譬如说，如果真的有鬼在门外，它会用何种方法进来，才让我们受到最大的惊吓呢？哈哈，哈哈。”

他在“哈哈”的时候，心中也有点虚慌，同时也在构想。

“它已经进来了。”

一个声音幽幽的道。

大家不觉毛骨悚然。

“它已跟我们这儿的其中一人，合为一体，所以，它已经进来了。”

那语音怯生生的，可是说话理路，十分清楚：

“如果你发现我们其中有人眼瞳是绿色的，那么，就是它了。”

那柔弱的语音把话说得飘忽忽的，像一团雾气：

“如果你看到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绿色的，那么，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所有的人都给鬼上了身，只剩下你是人；二是你自己就是一只鬼，所以看谁都不是人。”

说这番话的，是仍窝在被里只露出半截身子的杜小月。

2. 它已经进来了

说话的是杜小月。

大家都没想到她竟会一开口就说这种话。

大伙儿心里都不得不承认：

如果有鬼，大家正讨论它的时候，它已经进来了，形同是在跟鬼讨论鬼的事，这是最可怕的了。

——更何况小月提供了另一个可能：自己变成了鬼，还不知道自己是鬼！

大家脸色都有点发青。

外面猿啼阵阵，其声凄楚。

还是罗白乃第一个打哈哈：

“幸好那摄青鬼不在这里！”

但大家都没有笑。

大家都在看着他。

——不，是在看着他的一双眼睛！

尤其是张切切、言宁宁、李菁菁，还有叶告与何梵。

他们看着他。

目不转睛。

有的张口，有的结舌，有的面面相觑，总之，都很惊讶的样子。

罗白乃只觉头皮发炸，心中发毛：

——莫不是，自己的眼睛……!?



四大名捕系列

只见，叶告跟他点点头，眼中布满了同情。

却见，张切切对他摇了摇头，脸上显出了杀气。

他连忙去看何梵。

何梵却低下了头，不敢看他。

至少，是不敢与他双目对望。

他可急了。

他用眼睛搜索杜小月。

杜小月却又用被衾遮住了颜脸。

只听言宁宁严肃的一个字一个字的道：“不错，它已经进来了，它就附在——”

罗白乃只觉连双脚都开始发软了。

就在这时候，忽闻“噗”地一声。

李菁菁原来一直咬住下唇，现在忍不住，憋不下去了，“噗”地笑了出来。

她一笑开了，大家都忍不住了，纷纷指着罗白乃，有的跺足，有的捧腹，大笑不已。

“哈哈哈哈哈……”

“你看他，吓成那个样子！”

“他以为他真的变鬼了！”

“不，他是活见鬼了！”

“他那么怕鬼，却胆敢建议大家讲鬼故事！”

“要不是菁菁忍不住笑，我看他要吓得裤裆子都湿了
呢！”

愤怒又使罗白乃涨红了脸。

——原来是给人捉弄了！

鬼关门

他决心要做出些大胆事儿，让大家刮目相看，不敢再小觑他，为此，他甚至不惜去捉一只鬼回来耀武扬威一番。

可是，他现在却羞愧得不知往哪里钻好。

“鬼吓人，通常只有几种方式，”这次又是杜小月解了他的窘，“罗小哥儿刚才说的对：如果能够归纳鬼出没的方法，的确可以有备无患，而且减少惊悚。”

罗白乃的脸又涨了一个通红。

他这回是感激。

“鬼吓人，是因为我们是人，它是鬼。人相信人死了才变鬼，而且，死得愈惨、愈冤的人才会变成冤魂、厉鬼。在心理上，人不想死，对死后的世界完全无知，所以更不想遇鬼，因为，见鬼仿佛就差不多等同于死，人都是怕死的，这是怕鬼的原因之一。”

说话的人居然是小余。

原来他已醒来。

他好转得很快。

他一旦能复原，客栈驻守的人无疑又添强助，所以大家都很高兴。

“鬼吓人，是因为它样子恐怖，而且，人完全不知道如何对付它，仿佛，它法力无边，手段诡异，不像人，武功再高，也有套路，我们因为不知道鬼用什么手段对付我们，所以我们才特别怕它——我们对未知的东西，都因陌生、不懂而感到害怕。”

这次说话的是老鱼。



四大名捕系列

他也恢复过来了。

他好像在跟小余比看谁快复原。

——有他们两人在，守客栈的阵容自然大壮。

“我看，鬼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倏然而来，倏然而去，就是因为它名副其实的神出鬼没，失惊无神的出现，我们没法在心里准备好，所以乍然遇上可怕的事物，难免会给它吓着……”

这番话是言宁宁说的。

这干女子中，无疑以她思路最清晰、冷静，但却没有张切切的大开大阖、杀着凌厉。

罗白乃这时已恢复个七七八八了，刚才给糗过，无论如何，都得要挣回点面子：“我说哪，鬼之所以吓人、可怕，不外你们说的那三点。所以，只要我们一不怕死，二不怕它丑，三随时准备见着它……那就没有啥可怕了，对不对？”

没人反应。

人人都看着他，似笑非笑。

这次，罗白乃可不受骗了：“看我干啥？又唬我不成？本少侠早已心里准备好了，管它摄青鬼吊颈鬼索命鬼吱牙鬼无头鬼长舌鬼活见鬼，有本事就尽管放鬼过来吧，本少侠可不怕……”

大家仍不发话，仍看着他。

不，是看着他背后，欲言又止。

罗白乃干咳一声，大刺刺地回身，一面道：“你们别重施故技了，罗少侠我——哇！”

鬼关门

他大叫了“哇”的一声，拳打、脚踢、跨步、飞弹，跌跌撞撞斜扑出八九步，这才立定桩子，但一颗心几乎已吓飞出口腔外了。

原来，他后面真的有一只鬼。

那鬼，就一直无声无息的站在他后面。

那是铁布衫。

——以及他的臭味。

对罗白乃而言，铁布衫只是一只“鬼”：无声鬼。

“他”甚至比鬼还可怕。

——至少比鬼更臭。

罗白乃更怕的是他的眼神。

他的眼没有绿。

只深邃。

深，深不见底。

邃，邃无边际。

你只要望上一眼，就仿似掉进了深渊，失去了重心，也浑无重力，一直坠落到不知往哪儿去。

这一对眼睛，不像人的眼，像眼球上涂了层雾影，而这层影子，却比井还深，比夜还沉。

你只要看他一眼，就像给蛆虫咬了一口，而且是直叮在你心口里。

罗白乃的心口现在就是在发痛，好像是着了一记痛击。



四大名捕系列

他的心犹在怦怦的跳，撞击着自己的胸臆，他用手捂着它，强抑住难受。

坦白说，对罗白乃而言，只怕宁可遇鬼（尤其是漂亮的女鬼），也不愿跟这似人非人的怪物对峙、对视！

对罗白乃而言，铁布衫简直是他的克星，仿佛上辈子吃过他的大亏，这辈子还要受他的摆布！

——鬼，你还可以不怕。

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见鬼也不惊。

但如果你见到的是“克星”，只要“克星”一来你就霉运不断，真轮不到你“不惊”！

罗白乃就是这种想法。

山外那边的惨烈啸鸣，一声起一声伏，不知是禽是兽？是人是鬼？

3. 同样的梦，同样梦里的女鬼

“我看铁拔他没什么恶意，”杜小月幽幽地说，“他只要告诉大家：就算你不怕死，不怕丑，不怕意外，但你还是会害怕——因为人天生就有‘怕’的感觉。”

然后，她低声说了一句：“正如‘爱’一样。”

何梵很同意：“怕是一定会怕的了。如果说，外面有人敲门，我只剩下一个人，开门一看，原来是只鬼……我就一定会怕到不得了。”

李菁菁接道：“就算不只我一个人，大家都在，只要是鬼，我都吓死了。”

张切切道：“别的不说，我现在一个人如厕、沐浴，乃至到厨房去弄点吃的，想起胡氏姊妹发生的事，我都心慌慌的哪！”

连她这么个肥大的女人，居然也怕。

“你就别说了，”言宁宁道，“我连打开箱子，走过暗处，听到猿啼，都感到骇怕呢！”

李菁菁犹有余悸的道：“那一次，我们整个客栈的人都做同样一个噩梦，同样梦见梦里的女鬼，我觉得，光是这样的梦，已够可怕了。”

“一个小姑娘本来好好的，上一刻还在为大家烧菜，”张切切眼里也显出了畏怖之色，“然后，忽然间，她就用切菜的刀，一刀一刀来削下自己身上的肉，刀刀见骨，直